

崔左夫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

血染着的姓名

XIERAN ZHAO DE XINGMING



ISBN 7-80101-693-9



9 787801 016935 >

ISBN 7 - 80101 - 693 - 9
K269.5 定价 14.00 元

XIERAN ZHAO

**血染着
的姓名**

DE XINGMING

崔左夫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 许志绮 张克炳

封面设计 邵秉坤

封面题签 崔左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染着的姓名/崔左夫著。—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9

ISBN 7-80101-693-9

I. 血… II. 崔… III. 苏南抗日根据地—史料 IV.
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155 号

血染着的姓名

崔左夫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邮政编码:100037

浙江金华求是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14.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记实文学和小说作品的集子。《血染着的姓名》，叙述了阳澄湖畔 36 个抗日伤病员的艰苦斗争，是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的原型作品。其余各篇中，有对革命先驱、老将军和左联老作家的怀念；有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中捐躯者的磷光；有一代含苦如饴经受人生磨砺的男女青年们的侧影；《在那硝烟深处的一名共产党员》中，历史文化的心旌随着主人公出生入死，读来感到亲切而旖旎。《婴》，描写了方志敏统率的抗日先遣队北上后一个悲怆壮烈的故事；《钱塘风雨》是 60 年代中期较有影响的作品，后横遭批判，1979 年 12 月 18 日《解放军报》为它公告平反，恢复了作品和作者的名誉；《高跟鞋风波》，揭示了改革大潮中一个城市心脏部位的激情和搏动，是一篇力作。

卷首的话

无论是危难或是太平时期，国家不需要潇洒的儿子，需要的是倾心效力的男子汉。

不知历史不明过去的心井，注定会成为一口枯井。

没有文化意识的富有者，注定要沦为精神侏儒。

——作者

谨以本书

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缅怀为国捐躯的战友和同胞们

目 录

上 编

血染着的姓名.....	3
魂追陈粟去,遗爱后人钦.....	16
正在重新铸造	28
为丁是娥送行	33
江南抗战春潮的潮头	38
吴亚鲁和他的遗作	40
一座墓碑背后的荣和辱	44
一物牵情四十年	49
乡村抗日学校散忆	54
盐	61
《团报纪事》确有其事	67
何克希将军二三事	73
戴克林在一九四八年除夕	77
在那硝烟深处的一名共产党员	83
惜别三记	94
在东升客栈里	99
“一号电话员”.....	102

深山种谷记·····	112
园丁小记·····	117
“小题大做”启示录·····	123
钱的随笔·····	133
走在劫难的旁边·····	144
大汶口之战四十年后·····	158
四个“东台杲炁”的简历·····	166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213
“阿庆嫂”人物原型本须眉·····	217

下 编

婴·····	223
钱的插曲·····	235
林爱姑·····	241
没有战斗的胜利·····	246
钱塘风雨·····	254
更正的故事·····	269
山城小曲·····	277
鞋·····	284
战士的童话·····	290
粮食和诗·····	295
这世界打在他身上的印章·····	313
高跟鞋风波·····	344

上 编

血染着的姓名

——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形象的由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作为战地记者，参加采访淮海战役。首战窑湾之后，遇到华野一纵队司令员刘飞同志。一天，我们在运河西岸正遇上刚打扫战场回来的一支部队，一问，是一七五团二营的人。刘司令员说：“这个部队的前身是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最早的一批战斗骨干是江南抗日义勇军在东路作战时留下来的三十六个伤病员，他们的经历很有意思，将来你们当中最好有人写一写……”

时隔九年，一九五七年夏，我到苏南搜集红十三军和苏南地区抗战史料，意外地获得刘司令员讲过的有关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概要材料。接着，我便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走访了两个多月，听到很多故事和传说，又拜访了过鑑青、包厚昌、施光华、黄苇等同志，听取他们订正性的意见，特别是屠淑芳同志极为认真地作了长达一周的回忆。这一年的秋天我写成了初稿，打印了两百多份，供有关部门和亲身经历者参阅。其时，上海沪剧团的陈荣兰同志想主持编创一个抗日传奇剧，我高兴地向她提供了《血染着的姓名》原稿。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七个年头，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芦荡火种》条目中，提到“剧本取材于崔左夫所写

《血染着的姓名》”。此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血》稿情况，其实它从未发表过。《芦》剧从彩排到正式上演，我看过多次，平心而论，该剧除了历史背景、环境气氛和郭建光、阿庆嫂等受了真人真事的引发外，全剧主要是剧作者的再创造。现在适逢《大江南北》创刊，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再作了一次订正和补充，将《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纪实》的副标题改为《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形象的由来》。

一九三四年就有江南东路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有一个时期叫人民武装自救会）。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共产党员留下的火种，“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它公开出现。一九三七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派李健模、陈刚、薛卫民等同志来到东路领导救亡运动，抗敌后援会很快从无锡发展到常熟、梅李、浒浦……还有太湖剧团、青年流亡服务团等党的外围团体也相继建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之后，上海党组织派杨浩卢同志与苏、常、太地区的李健模、陈刚、薛卫民、王子平等会合。他们认为：苏南国民党政府、军队都跑了，日寇在金山卫登陆后，东路的斗争更加艰难，现在只有武装起来，才能争取生存！

杨浩卢等同志主持举办了几期军事训练班。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之下，受过训练的青年农民赵阿山、吴有民等在唐桥揭竿而起，成立了“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任天石同志任司令。

赵阿山的父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红十三军某部当过司务长，一九二八年参加嘉定抗租斗争，被地主的民团打成了瘸子。红军失利后，他被绞死在虞山下！赵阿山成年后，一个大

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朱松寿告诉他：“你爸爸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下去，才会最后翻身……”所以，赵阿山第一个参加了“民抗”。

“民抗”在东路艰苦斗争了三个月。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新四军老六团在叶飞、吴焜、刘飞、乔信明同志率领下，高举“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旗帜，进入苏、常、太、澄、锡、虞地区，“民抗”积极配合东进的主力，进行了“夜袭浒墅关”、“火攻虹桥飞机场”等大小数十次战斗。

初秋的一个晚上，江南抗日义勇军转移到武进以西开辟新战场，在东路雾霭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同时把原来分散隐蔽在芦滩、芦荡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由中共常熟县委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港汊的一片密密丛丛的碧青的芦苇丛中。其中有后来成为新“江抗”的骨干的闽东红军老战士；有苏南地区红十三军的革命后裔，如“民抗”的赵阿山、吴有民；有一九三四年组织起来的抗敌后援会的地下斗争者……

西董家浜（也叫董浜市）的抗日群众跟伤病员约法三章：不能生烟火；不能唱歌；不能出港汊。当时湖周围的形势异常险恶，一夜之间日军布下数十个据点，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溃散为几百股流匪，为了做投敌准备，也要打“民抗”。这批伤病员是他们日夜追捕的目标。

被追捕者，白天可以晒晒太阳，吃的要等到天黑外面送来熟食充饥。不久，秋雨连绵，湖水暴涨，淹没了一块小洲。他们夜里手拉手，不敢打盹，如一失手，就会被湖水余走，身体虚弱极了。可是，当湖水退走之后，还是发觉少了一位同志，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是什么时候被余走的。

夏光同志，原是老六团的营级作战参谋、老“江抗”第五路的参谋长，是后来的重病员。他发觉这样不行，就主持召开了第一

次会议，立即登记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即以这次登记为准，以后出出进进有百余人)，轻伤同志组织起来放哨。有一天，夏光对放哨的同志说：这两天，如果有人在外面连说两声“蚂蚁爬，劈里扑”的，立即引他进来见我。接着，他便召集连长吴立夏，排长叶澄中、张世万，战士谢锡生、赵阿山、吴有民、王作财等开党员会议，他在会上说：“蚂蚁爬，劈里扑”是常熟境内小商贩的一句缩脚韵，意为蚂蚁爬山，劈里扑落，山谐音三，落谐音六，“三六”是县委给的临时代号。现在日顽爪牙、侦探成天盯着我们，有朝一日我们还要出去，重新拿起枪杆去爬山的。夏光是知识分子，原在团司令部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要求他带头。还有人提议：先命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留守总队”，请他担任队长。夏光笑了笑，表示现在不是时候，等几时能走出芦苇滩，几时就立一个番号。

二

创痛和饥饿，给伤病员带来了异常的痛苦。

白天藉着秋阳，可以睡一会儿，但可恶的铁嘴花蝇专门飞来飞去叮伤口，他们被迫用芦苇叶子包伤口。一到晚上，人人冷得上下牙直打架，把稻草垫子盖到重伤员身上，轻伤员互相搂在一起，当中的可以睡一会儿觉，周围的人胸前暖、背后冷，每隔一些时候来个里外换班，都轮流到人圈里暖和一会儿。

冷固然难忍，然而饥饿更难忍。有一次，谢锡生从滩外回来，带给每人一节芦柴根，洗得雪白鲜嫩，一咬一口甜水，闽东的同志说：“这跟龙眼差不多。”赵阿山说：“我们常熟人夏天把它当冰淇淋啃。”有人主张组织人到滩里去扒，但被夏光阻止住了，他说：“芦苇是我们的帐篷，扒少了就容易暴露自己，而且到滩外去也不安全。”

又有一次，赵阿山出去了半天，带回来十几只青甲、红毛、白腹的大闸蟹，放在大家面前，他给它们翻了个身，一只只肚皮朝天，八脚齐动。他说：“这是最好不过的清水蟹，到了秋天我们就用它来招待客人，九雌十雄，吃起来很鲜。上海沦陷以前，一到深秋，我们就要下湖捉蟹，把它送到昆山，再装上去上海的火车，每年有几百担转运到香港去卖。这年头，恐怕连上海人也吃不到了。海蟹不如江蟹，江蟹不如河蟹，河蟹不如溪蟹，溪蟹不如湖蟹，你们福建人大概不懂这玩意儿吧。”

每人空空的肠胃，巴不得立刻把它们吞下去，有人真的撕下脚、钳啃起来了，夏光怕大家吞下拉肚子而阻止了。滩里找不到火，即使有引火的可燃物，但和西董家浜人约法三章之一“不能生烟火”，也是绝对不能违反的，末了，只好把一只一只的肥蟹放生到湖中去。谢锡生回过头来，拍拍赵阿山的肩膀说：“这样吧，老赵，等把鬼子打跑了，我们到你家里去，请你老婆烧大闸蟹来招待客人。”

大家劈咧啪啦鼓了一阵掌，不料赵阿山却掉下眼泪。原来他的妻子在新四军东进之前就被日本鬼子惨杀了！国仇家恨，更激起了伤病员们抗日的坚强意志。

三

一天，董家浜西南梅村的东来茶馆里，来了一位脸孔清瘦，身着细布上衣的中年茶客，坐到一张临窗的单人椅上，悠闲自在在地喊：“来一壶！”茶馆老板连忙亲自走上前去打招呼：“先生，雨前的？”茶客点点头。

茶一会儿就送到面前，老板那一双精灵的眼睛环顾四周，大声地唱起来：“饭后茶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

睡，空心茶使人心慌，过量茶令人消瘦，淡味茶清香养神，隔夜茶不得入口，烫茶伤胃，慢饮无愁……”

中年茶客一面从怀里掏出钱包来付茶钱，一面小声向对方说：“两天内要把‘蚂蚁爬，劈里扑’全部转移到澄西，否则他们会全部饿死。”

“谢谢先生！”老板接过了钱，连忙跑到新来的茶客面前周旋。中年茶客慢条斯里地饮茶，不久就离座而去。这人是当时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原“民抗”司令任天石同志。

当时，常熟、嘉定、太仓一带已筑了据点，日落以后，敌人不准老百姓出门，大小船只拴在港汊里。敌人一心要搜捕这批伤病员。茶馆老板送任天石到台阶下，又请他带走一盘“野猪”牌蚊香。“野猪”牌蚊香是当时的日货，日顽的狗腿子对用日货的人一般看作“良民”，盘查马虎，这是茶馆老板对自己同志安全方面的关心。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叫胡广兴，县委规定他早开门，早打烊，利用晚间开展活动。刚才，胡广兴唱的自编《茶歌》，是作为向上级汇报工作的。

四

第二天，日落以后，晚风一个劲地吹。

董家浜湾汊里，一只没有篷的小船，忽然离堤岸而去，岸上巡逻的日军和汉奸大声追问，怎么回事？堤下人回答：“起风哉，绳子挣断了！”日军将信将疑，见小船上并没有人，但他们要岸上人赶快下湖，把小船拉回来。早已潜在人群中的胡广兴同志，第一个出来跳下水去，游不到十丈，他忽然大喊“救命”，两手乱舞，装出要灭顶的模样。下水的人都会意了，慢慢把身子蹲下去，好像水深得要命，游不出去，只好挣扎着爬上岸来。